

兴文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政协四川省兴文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上卷

前　　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兴文县委员会，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在省政协的关怀指导下，于一九八四年四月正式成立。及时召开了第一次政协常委会议，着重研究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开展，建立文史资料研究机构，加强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工作。现在，《兴文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很快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本辑选用作者亲见、亲闻、亲历而有一定价值的史料。内容包括我们解放前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人物风貌、山光水色、民族习俗等。现整理十篇印发，系内部资料，仅供历史研究和需要者参考。为了推动撰写文史资料的开展，我们将陆续整理出版。

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和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宝贵财富。它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进一步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向前发展，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服务，开创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

我县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所经过的地方，也是我川南游击队活跃过的革命根据地，全县各族人民支援红军，支援游击队击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阻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里有气壮山河，英勇牺牲的青年红军战士（红军岩），有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共产党员金燧同

志，有美丽动人的诗篇，驰名中外的石海洞乡，真是山峦叠翠，千姿百态，地下仙境，景色迷人，赢得了“天府明珠”之称，为我县增添了奇光异彩。

这次，我们选辑的出版深得了广大政协委员和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深表诚意。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没有经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特诚请广大读者提出珍贵意见，以助改进、提高。

兴文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 录

- | | |
|--|--------|
| 一、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会的选举 姚、彭、唐明争 暗斗的情况记实..... | (1) |
| 二、国民党的筹组经过及其纷争内幕..... | (6) |
| 三、民众自卫总队简介..... | (8) |
| 四、伪县长孔学凡的横行霸道及其狼狈逃窜..... | (12) |
| 五、兴文的僰族和苗族..... | (15) |
| 六、僰、明决战..... | (21) |
| 七、对明代洪承绪墓的发现..... | (36) |
| 八、国民党川军“二十四军”攻打大坝平寨的由来 | (39) |
| 九、大坝回乡会三王事记..... | (43) |
| 十、诗词选登五首..... | (47) |
| 1、西江月（访兴文石林洞乡） | |
| 2、温溪晚情 | |
| 3、满江红（游兴文石林） | |
| 4、石海洞乡三绝 | |
| 5、游石林 | |

国民党县党部监察委员的选举

姚、彭、庞明争暗斗情况的记实

——县政协委员 兰次瑜

我是一九四四年元月回到故乡——兴文。正逢国民党兴文县执行委员会（县党部）的召开，全县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首届执行委员会，并选书记长。姚美称一手包办，寻得一个得力助手是彭传林（笠舞），其父彭斐然与姚系表弟兄，来往关系密切。彭有两个儿子，传林貌不扬，传森貌秀，其家的经济实力雄厚，送子读书，望子成龙是不成问题；后来传森读了中华大学，而传林呢？喜爱文科，数科低劣，念完初中，就索性休学，走教书这条道路了。而彭为了儿子传林的像貌不扬，时时忧虑冲冲，不能在外为官，要跳上政治舞台，那就只有巴结已经爬上“党魁”宝坐的老表姚书记长了。确实，姚也看中了传林年青、精干，且又是亲戚关系，于是决心栽培：说干就干，先把党部秘书李廷璠（师鲁）（兴晏人、系四川省党校学生）先撵出去当临时参议会秘书，与此，将县立第一学校的教师彭传林调来充任县党部秘书，这时彭氏父子是十分铭感的，而姚亦内心居功，外喜形色，自诩慷慨，自鸣得意；自以为社会各界人士舆论颂扬他能识拔人才。而里子内，传林又确是他私人的忠实行腹。姚为了进一步栽培传林，后来便保送他去中央训练团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升造。姚美称何许人也？原系

四川省党校毕业生，后来又进入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学习，可算是兴文县赫赫有名的人焉！牌子硬，有资格，为四川省党委派为兴文县党务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委员李茂林（江安人）和李廷璠。上司对人事已定，但过场没有走够，还须透过选举形式产生，才算合情合理。于是，号称兴文县正式县党部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选举大会，在姚的精心策划下，以及得力助手彭传林的八方奔走，选举大事终于顺利完成。选举结果：姚美称、李师鲁，彭绍曾为执行委员，并选出姚美称任书记长。这时刻，兴文政界人士纷纷去姚府拜会恭喜，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但是，这次选举仍有不妥之处，把资格较老的王雨宣，张树良等人都一一的挤下为后补委员。其间，虽然产生些小意见，经姚多方调处，终于皆化除而得到统一。

适逢，偏偏党部紧急指示，要设监察委员一人，必须在这次选举中选出。彭传林得知此息，心中暗喜，自认为我协助姚美称选举有功，当选监察委员肯定は百分之百的无问题；只不过自己年青，资望矮罢了。因此，乘别人没有意识，算尽机关，在代表中暗中进行，而姚也没料想到彭要想出来出任这一重职，但平心一想，当监察委员，恐怕只有庞式德（敬舆）这位辛亥革命人物，老同盟会员，许多重要的人都是他的学生，资格声望高，才是当之无愧的。于是姚就到处公开宣传选庞敬舆为监察委员；表面上谁也没反对，里外彭已掌握绝对多数票，殊不知姚一经提出，争论就起，出姚意外。因此，姚即找彭谈，该选庞当监察委员的冠冕堂皇的正当理由，然后又说：“我知道你是深明大义的，你年青，来日方长，何患无位……”！又压又抬满以为彭、方起

了也该缩足退让。殊彭传林在沉然一吓后，转过来，笑盈盈地说：“庞老师，是老资格，跑南洋，奔北国，黄复生、王子骞见过多少大人物，做过多少大事情，何有于小小的监察委员啊！他老了，让让后辈，才真是深明大义的。其实，庞老清高好静，早已不屑找麻烦。这都是王晖岚们的怂恿、包围，所谓：“坐轿的不坐，抬轿的要抬。”姓庞的也不必坐此轿，还不是有些朋友红黑要抬。总之，我不主动，由他们怎么选？我不过问。本来，彭是有意要竞选，所谓当仁不让，管他老师不老师，早已挥金晏客，今天说，我不主动，根本不能动摇陈局；何况庞素性清高，而拥庞者，大都唱正面的高调，是无补于实际的。所以，选举揭晓：彭传林以三分之二的票当选为监察委员。庞虽落选，仍是笑谈自若，风度十足，姚美称亦强为欢笑；唯有气量狭小的王晖岚离位即走，不再来开会了。在野的易吉如先生常遇见一些代表，还正言厉色的斥责梁镜清、王宝书等之派；后来，庞八将军（叔尚）在一次向涛村的宴会上，偶然有人提及这次选举，庞立即制止，并诙谐地说：“今天山清水秀，清风雅座，正好清谈佳话，皆大欢喜；谁叫你们说这些肮脏龌龊的话啊！”立即调转话头，指着壁上的一副对联：山横野色云千里，松带涛声水一楼。大家凝神体会，我们今天“审美”就不用“闻污”了！

话又说回来，这场“监委”选举后，庞、姚表面上虽然镇静，但毕竟不是从前的亲密无间，无话不说；现在隔阂已起，姚也觉得彭是一匹难于驾驶的野马，捉不叫了。从此，姚、彭开始貌合神离，彭氏父子也知道各方面在舆论，气忿不满自己，反正横竖当选成功，还是忍点气为高；以后

父子逢人谈讲此事，总是谦虚谨慎，以示虚心接受意见，哪怕是斥责，也甘心领受，以缓和各方。但彭暗里，就酝酿别开生面，扯起大旗，另立山头，就是后来挂出了一个三青团，组织新派。这时，姚见彭表面态度，似乎有点转变，还有些原谅的余地，才又支持彭当社会科长，但彭表面笑容去当社会科长，内心里则认为姚不是真诚的支持，而是迫不得已把社会科长的官衔来敷衍搪塞的。因为，当时县府的社会科长，按规矩由县党部推荐，在党政双方奉到命令后，姚同余县长（余诩字鸣谦）的一次恰谈，决定李师鲁当社会科长，另找人顶参议会秘书之职。彭知道此事，自认为我是中央训练团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员，正该我当才合理，现在找李，明明是排斥戏弄我。但彭表面上还佯为不知，过一段时间才托同僚向姚声称，彭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他当社会科长才合适啊！姚马上说：“是嘛，我先让李师鲁过一过科长的瘾，现在该揣到他了”。果然不久，县府就通知彭传林当科长，姚真是做到了有求必应。而彭向他人吹嘘，如果姚不找他，他要向社会部呈述，告到上司社会部次长洪兰友处，这些都是彭与姚的明争暗斗的事实。彭已认为姚对他不是从前的维护提拔，而是怀恨阻止；决定另立山头，成立三青团，其他县早已经是党、政、参、团四块招牌了，只有暗自经营，雷厉风行地搞出三青团，才可以跃居四大山头之一，而不让他们垄断“鼎足三分”而要造成“桌足四分”的局面。

这些时，姚忽得友人寄来告诉，各县要选省参议员，于是开始秘密策划，参与竞选，姚的“省参议员”也捞到了，彭的“三青团”的招牌也挂出来了，彭算是组织了新

派，但接踵而来的是：县参议员的选举，正、副议长的选举，罗天祥利用矛盾，趁势登上兴文政治舞台，与姚合作，人们相对地呼为老派。

姚、彭就成了鲜明对峙；硬要分庭抗礼，明争暗斗，日趋激烈。如国大代表的选举，姚支持罗天祥在国民党中提出，彭则支持陈临云竞选，周绍伊是以第三种力量，利用姚、彭、罗的矛盾，而成功地获得最多的选票。新派硬吼称，在第二次选举省参议员时，一定非拉垮姚美称不可！后来把彭“省参议员”这个事来徇诱，许愿于谢绍衡。因为，谢在省民政厅工作，好换取谢在省里帮他的忙；以此作为交换条件。同时，彭又意识到姚常到成都，常去访谢。因此，彭许愿于谢，其目的至少阻止谢不帮姚的忙。一次，彭到成都访谢说：“姚先生老了，精力渐衰，作事因循，当省参议员，对于兴文是没有建树的。你在省府工作多年，省里各方重要人士你都有交往，这下找你出来作省参议员，对兴文一定有建树的。现在，我们的力量完全可以控制县参议会，选你当省参议员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谢半信半疑，不表任何态度；这就是姚与彭从亲戚关系，亲密合作，到党、团对立，互相倾轧的过程。以致后来彭勾结苏万富县长逮捕县参议会秘书姚助熙，搞垮罗天祥。而姚也不示弱，与罗天祥仓皇出走成都，向上司控告苏万富：一场权计之争，愈演愈烈。

时局动荡，革命风暴动摇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华南，进军西南；而姚、彭感到末日将临，则销声匿迹了。

民社党的筹组经过

及其纷争内幕

——谢少衡

一九四五年，我从仪陇调成都，本来应回原单位工作。但到成都后适值四川省度量衡检定所总务课长一职，乏人任继；由友人易远尧介绍我接替，这一职务和待遇较高；且工作悠闲，我“便乐”就了。

该所所长赵季珊是易的岳父，这便是我认识赵的起源。一九四六年，赵调检定所，我也随主官进退，仍回四川省政府工作。同年下半年，赵去南京开会参加民社党，任中央委员；并委派为民社党四川省党部组织委员。其时省党部主任宋孔微是赵的子婿，系南京中央大学毕业，为民社党党魁张君励的高足弟子，也是中央委员。

我和赵在检定所有一年多的主官和僚属关系，赵回省后，他和宋孔微两人便介绍我参加民社党组织，我在直属成都市第二区党部任监察委员。为了扩大民社党组织势力，赵熟知我是兴文人，以及在古宋县的亲友很多，便决定我在兴文、古宋两县发展县级的民社党组织。我在兴文介绍谢幼卿、杨百揆两人为县筹备员，杨为主任筹备员。在古宋介绍胡仲联、张君陶、刘克果、杨怀远为县筹备员，胡为主任筹备员。

一九四七年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之前，国民党内政

部任命赵季珊四川省选举委员会委员；省选委会设在省政府民政厅内，当时我也在民政厅工作。不时与赵见面。有一次，他向我说，各县要成立选举委员会，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推荐选举委员，参加大选事务，以表示民主。并要我在兴文、古宋两县各物色一人担任。还说：“今后要籍选务发展党务”。我便推荐谢幼卿为兴文县选举委员，张朝吉为古宋县选举委员（张未到职）。

一九四八年，鉴于国民党政府濒临总崩溃的趋势，我向省府请长假回兴文，才知道兴文县民社党系两个派系发展起来的：谢幼卿、杨百揆属宋孔征派；张定泉、彭成湘、彭猷属张凌高派。原来重庆市民社党主任委员张烈帮在重庆住内，不分畛域到处招兵买马，发展势力；张定泉等便是张烈帮发展到兴文的。后来省民社党主任委员宋孔微调职，由张凌高（华西大学校长）继任。张到任不久，便调张烈帮由重庆来省工作。二张共事，相得益彰，对宋任人员大加歧视。谢、杨和张定泉等人在兴文从来不合作，各自为政，互争正统和核心。在这段期间，两方都派人去县邮局查询省党部发来的机密文件，争相搜取，且彼此向省党部告状。曾由彭笠舞出面要我居间调停（彭系张定泉内兄），我见时局的急转直下，还有什么权利可争，未予承认这一托咐。

一九四九年，省主席王陵基在成都召开紧急应变会议，成都的政府机关报报导“新新新闻”披露各县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兴文县民社党主任筹备委员为张定泉，更引起谢、杨的极端不满：认为张等参加筹备组兴文民社党，迟于谢一年以后，这种后来居上是极不公允的。而谢等人对工作日渐消沉。同年下半年，兴文县解放了，人民政府布告规定：凡属国民

党、民社党青年党等反动人员，必须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一时喧嚣尘上的民社党在兴文这一幕闹剧，也就到此终结。

兴文县民众自卫总队简介

——荣昌政协 杨乐群

一、民众自卫总队的起因

远因，从历史来看：春秋前（177年——476年）管仲在齐国实行保甲制度，“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平时耕种，有事便行动”。除了征伐、抵抗侵略外，就是保卫地方治安和镇压人民。宋代（公元690年——1278年），三冗中，兵冗就有劲军，藩镇兵、乡军，乡军就是保卫地方的军队，也就是民众自卫队吗。清代（公元1644年——1911年）曾国藩练乡军，镇压太平天国，先从地方自卫队起，后来成为满清平乱大军——湘军。民国（公元1911年——1949年）国民党实行征募兵役制，国军保国，省保安团队保省；县就是团练局，国民兵团，民众自卫总队。它早前实行招募兵的，后来招募不到，实行抓壮丁等等。

近因，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历年军阀混战，滇军几次下四川（辛亥革命时，滇军所谓北伐入川；讨袁时，所谓护国入川；反张勋复辟时，所谓护法入川；红军长征后，滇军安旅长两次援蜀，所谓戡乱）。黔军也几次援川（戴戡、侯子丹、郑绍尧等）。四川本身的反正；反袁，逐滇、黔军；

(刘罗战) 刘戴战，刘是刘存厚、罗是滇军罗佩金、戴是黔军戴戡。打熊克武、打杨森、打存厚、刘成勋、(二十一军的刘湘) 四(刘文辉) 两军混战等等。特别军伐争防区时代，地方要保护真空地带地时间空间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必需成立自卫队。

土豪猖獗：陈安武、孔金钢占、李短达达、千大嫂、田二麻子……打家劫舍，还有棒客剥鞭子，如兴文的麻地沟、长宁的西关口、江安的铜鼓沟、卯来的七星坝(民谣：“怕你本钱大，难过七星坝”)、新津黄鹤楼(民谣：“怕你鹊舌喉难过黄鹤楼”)，荣昌的铜鼓山、重庆的虎头岩、江北寸滩，几乎每县都有，要维护地主、资本家、工商业的利益也就必须有这种组织。

共产党兴起，大巴山已成各革命的根据地，红军长征入川，余泽鸿、王逸涛(叛徒) 刘复初、金燧等人民武装游击，华蓥山的双枪老太婆等等，迫使国民党官吏和地方豪绅都望有地方自卫队伍，特别是蒋帮快要滚出大陆时，所谓“应变”，对地方武装更有燃眉之急的需要。

二、自卫总队的时代背景

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四川要安定，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后治”。蒋介石下峨眉山四川省主席、张群同蒋去南京，遗四川省主席遗缺的人选，邓锡侯这个水晶猴子不可靠，他有九十五军黄隐为武装后盾，刘文辉想主川，但他也拥有西康，并现任主席，又有他的二十四军作实现野心的本钱，绝对不能与虎添翼，田颂尧，王赞绪等，光杆司令，并且是左左右右的脚板，也不可信

任，川人在蒋介石眼里，除张岳军外，就只有反共最坚决的王陵基忠于他，一九四八年便把他从江西调来主川。该自卫队就成王施政纲领之一。国民党东北失败，北平在围，人心惶惶，地主、官僚、绅耆准备应变。当时川军的邓锡侯、刘文辉、周成甫、刘树臣等驻军川中，四川省保安有一百个团，又为刘兆黎所左右，王陵基兵团在江西，一筹莫展，只有抓地方力量，组织民众自卫队作抗共川军的本钱，这才是成立县民众自卫总队的主要背景。

三、自卫总队的组织、经费、武器。

自王陵基来川任省主席时，先同蒋记中央有默契，蒋虽同意，但不能不通过当时的所谓民意机构——省参议会，当时向传仪任省参议会议长，卡着王的脖子，但采取软硬兼施，终于得到通过，报请伪国民党中央批准，随即成立四川省各县民众自卫总队。其组织规程，省属于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当时的体制是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王陵基就兼司令。部设民训处专管，当时王元辉任四川省保安副司令，王庆云任参谋长，唐巡伯任民训处长，处下设科。干部都是任命。省办民培训班，王陵基兼主任，调各县副总队长受训，并在乡军官中选一批校级军官一同受训，结业后分到各县任督训员。而地方组织是：专区山区保安司令部指挥，不另设机构。当时六区（宜宾）是彭焕章专员兼司令。县规定设民众自卫队部，是什么县，就冠川什么名字；如兴文就冠川兴文县民众自卫总队部。县长挂名任总队长，设专任副总队长一人，负责自卫总队编组、训练、调遣、指挥作战等任务。另外由副总队长自选一人任总队付（当时是邹日伦），协助副

总队长。总队长下设政工处，由县党部副书记长兼任主任（当时是彭传霖），总队部设文电（我任内是谢师寨）、武器（我任内是杨自南）、经理（我任内是陈先齐）、情报（我任内是苏亚雄）、四个干事一个司务长、警察局长赵轻、区长漆子丹例兼总队付。总队部下直辖两个常备中队；一中队驻兴文，二中队驻建武，当时中队长有刘俊夕、杨绵裳、黄绍林、蒋福田等任过。中队下设分队，每个中队辖二个分队，当时杨尚品、庞瑞文都任过。分队下是班，班下是常备队员。对区、乡，均不设机购，乡设大队部由乡长兼大队长，设专职副大队长一人，（当时规定，城内治安是警察局管、城外治安是自卫队管），保设分队，保长兼分队长，设专任副分队长一人。我任内副大队长有石仲清、彭可强、刘玉斌等，分队长有彭均恒等。分队下是甲班，每甲一个班，甲长是班长，下面是自卫队员，按四丁抽一，平时训练，有时持枪执勤，必要时打仗。

县办民训分班，训练干部，兴文办过一期。当时，总队的副总队长、总队长付、干事、司务长，常备中队干部、副大队长、副分队长的待遇问题，经省参议会决议，由省粮开支。结果除总队部副总队长、总队付、干事按地方待遇有八市斗米，常备员有中队干部也是八市斗米，常备队员有四市斗米外，都未领到省粮，因币制贬值，薪就等于没有了。对其武器弹药，除常备中有四挺机枪外，还有手枪、步枪、手榴弹等。大队的枪弹，都是私人所有，大约有三四十条枪；真是“武力雄厚”，残害人民不足，镇压革命有余。

总之，四川民众自卫总队，是临解放前夕的特有产物，对国民党来说，是垂死挣扎；对地方上来说，叫应变；对人

民来说，那是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解放后，对那些作恶多端死心踏地与人民为敌的人，均属于镇压的对象。这次母县政协来文要我写一下，我觉得纸短话长，写几句为县史证明这一回事罢了。忙中执笔，时间有限，谬误之处，望读者指正。

伪县长孔学凡的 横行霸道及其狼狈逃窜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国民党预感到末日来临，因此加紧精心策划反革命“应变”的准备。大特务毛人凤、徐远举等秉承蒋介石“旨意”，在重庆召开了军统特务头目策划“应变”会议。于1949年5月16日特派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供职的国民党廿军原任团长军统特务骨干份子孔学凡到兴文接替苏万富担任兴文县长职务。

孔到兴文任职时，带领亲信爪牙二、三十人。这些人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西南长官公署特工人员；如：吴八骏、李德成、余明怀、段中五、钟智公、徐彬祚、李少华、毛风扬、王云晏、毛天鹏；二是国民党廿军离职官佐，如：陈丹岩、巫海澄、罗熔、杨西平、廖宇平、刘琳、赖国安、刘率中等；其余部份系孔学凡亲属，如：饶玉诗、孔祥奎、曹美

意等人。此外，还带有十批美制武器，无线电台、电话机等各种军事物资。孔学凡在农历五月初六日上任后，立即着手对政府、军队、警察、司法等部门进行清洗改组，山西南长官公署人员把持政府要害部门，二十军人员大部控制军事实力：吴八俊任县府主任秘书，陈丹岩任军事秘书，饶玉诗任设计秘书，匡汉民任人事秘书；程子敬任机要秘书，陈敏事任民政科长，李德成任教育科长，李少华任督学，余明怀任建设科长，徐彬祚任兵役科长，白科祖任会计室主任，肖传玺、廖禹平县府指导员，赵桓为警察局长，毛天鹏为警察局督察长，高昆为军法官、陈应诸为军法室书记，毛风扬为军人犯看守所所长，彭焕文任自卫总队副总队长，钟智公为总队付，徐彬被为政工员；把兴文两个中队地方武装，短短几个月增编为五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杨西平、第二中队长巫海澄、第三中队长罗熔（后为陈树声）、第四中队长刘凯中，特务中队长廖禹平。不仅如此，还对区、乡一级重要地方当权者大部份进行了撤换调整。为了加紧镇压革命人民，在县府内增设“机要办公室”，由陈丹岩、段中五金权负责，全县机关、团体一切活动情况，直接向孔学凡报告。

经过一番洗清、撤换，在很短时期内，孔学凡将政府、军队、警察等大权一一控制之后，即采取法西斯手段，残酷地进行镇压兴文群众，将很多无辜群众视为异己，实行大逮捕，从九月中旬开始，不到20天时间，先后逮捕审讯了兰次先（共产党员）；刘启贵、李跃超等二十多人，严刑拷打，逼逼招供，一时间，兴文山城，特务横行霸道，乌云密布，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小小的山城。

正在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南挺